

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

胡適

這一兩個星期裏，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，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。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，不妨幼稚一點，不妨吵吵鬧鬧，社會都能縱容他們，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。現在他們要撑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。

在這個困難最緊急的年頭，他們的擔子真不輕！我們祝他們的成敗，同時也不忍不依據我們自己的經驗，贈與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，——雖未必是救命毫毛，也許作個防身的錦囊罷？

○ ○ ○ ○ ○

你們畢業之後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：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；少數的人可以尋着相當的職業；此外還有做官，辦黨，革命三條路；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閉居了。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，我們可以不用討論。走其餘幾條路的人，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。墮落的方式很多，總括起來，約有這兩大類：

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知識的欲望。你們到了

實際社會裏，往往所用非所學，往往所學全無用處，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學問，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，混官做。在這種環境裡，即使向來抱有求知知識學問的決心的人，也不免心灰意懶，把求知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。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；書籍，試驗室，師友的切磋指導，閒暇的工夫，都不是一個平常要餬口養家的人所能容易辦到的。沒有做學問的環境，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？

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。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，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，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。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，改造的熱誠，奮鬥的勇氣，到這時候，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。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裏，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，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。抱着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，往往是棄甲曳兵而走，或者做了惡勢力的俘虜。你在那俘虜牢獄裏，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，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！從此以後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，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。

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，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知識的欲望，一面要保持我們對於理想人生的追求，有什麼好法子呢？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，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嘗試的。

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：「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！」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；古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，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，——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或理論上的疑難。所謂「為知識而求知」，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，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，人們就覺得這是「無所為」

的求知知識了。我們出學校之後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，如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裡盤旋，就很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。可是，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，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，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，——這時候，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癡了一樣，坐也坐不下，睡也睡不安，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，沒錢也得捋衣節食去巴結她。沒有書，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；沒有儀器，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；沒有師友，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。你只要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，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

學問的興趣，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，你也會慢慢的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，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。所以我說：第一要尋問題。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，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！古人說，「待女王而興者，凡民也。若夫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。」試想葛理略（Galileo）和牛敦（Newton）有多少藏書？有多少儀器？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已。有了問題而已，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答他們的問題。沒有問題的人們，關在圖書館裏也不會用書；鎖在試驗室裏也不會有什麼發現。

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：「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。」離開學校之後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。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，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，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。在這種狀況之下，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，就不感覺興趣了。為糊口而作那種非「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」的工作，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。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。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，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頑藝兒，可以叫做業餘活動。凡一個人用他的閑暇來做的事業，都是他的業餘活動。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，因為一個人的前程

往往全靠他怎樣用他的閑暇時間，他用他的閑暇來打馬將，他就成個賭徒；你用你的閑暇來做社會服務，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；或者你用你的閑暇去研究歷史，你也許成個史學家。你的閑暇往往定你的終身。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，彌兒 (J. S. Mill) 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，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，經濟學上，政治思想史上都佔一個很高的位置；斯賓塞 (Spencer) 是一個測量工程師，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爲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。古來成大學問的人，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閑暇時間的。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，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性情，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，只有多方發展業餘的興趣，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託，使我們的剩餘精力有所施展。有了這種心愛的頑藝兒，你就做六個鐘頭的抹桌子工夫也不會感覺煩悶了，因爲你知道，抹了六點鐘的桌子之後，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學研究，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，或寫你的小說戲曲，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，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。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，生活就不枯燥了，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。

第三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：「你總得有一點信心。」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，眼中所見，耳中所聞，無非是

叫我們悲觀失望的。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，看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，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綫的光明，——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，已算是萬幸了。怎麼還能夠希望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任呢？我要對你們說：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！只要我們有信心，我們還有救。古人說：「信心 (Faith) 可以移山」。又說：「只要工夫深，生鐵磨成繡花針。」你不信嗎？當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佔據柏林的時候，有一位窮教授叫做菲希特 (Fichte) 的。天天在講堂上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，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，是必定要復興的。菲希特 的時候 (1806)，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 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。然而不滿五十年，新的統一的德意志 帝國居然實現了。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。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，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。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，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。一粒一粒的種，必有滿倉滿屋的收，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。

我們要深信：今日的失敗，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。我們要深信：今日的努力，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。

佛典裏有一句話：「福不唐捐」。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。我們也應該說：「功不唐捐！」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。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，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，你瞧！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了！

你不信嗎？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，割了兩省地，賠了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。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（Pasteur）終日埋頭在他的試驗室裏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生物學研究。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，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。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：（1）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生物的發展；（2）每一種傳染病都是由於一種微生物在生物體中的發展；（3）傳染病的微生物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，可以減輕毒力，使牠從病菌變成防病的疫苗。——這三個問題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的關係。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，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，使全國的酒精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。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，巴斯德救全國的蠶絲業怎樣

選擇防病，救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，又救全世界的醫學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除外科手術的死亡率。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，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疫苗，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佛郎的大損失；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，救濟了無數的生命。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（Huxley）在皇家學會裏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：「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，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。」

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，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。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，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，他已收穫了科學救國的奇蹟了。

朋友們，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，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。你要深信：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。成功不必在我，而功力必不唐捐。

二十一，六，二十七夜。

對日新方針與討伐偽國

周炳琳

顧維鈞氏到京向政府報告參加國聯調查團調查東北經過情形後，即被邀偕行政院長汪精衛外交部長羅文幹等赴

滬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會晤于廬山，議商今後政治大計，其中最重要的討論殆屬于對日新方針之確立。廬山會議後返京，汪羅願諸氏復來平。在辭職中之宋子文氏亦於此時打銷辭意，與諸氏俱來。四氏到平後，連日在行動與談話上表示，令人判明其任務側重在外交問題。因國聯調查團不久即東渡，故先與該團交換意見。聞已有兩次之會見。同時，羅文幹氏對新聞記者表示，外交宜求之在己，不宜依賴他人。

可知對日問題近來已在急轉直下中，政府當局已在抖擻精神以應付此危艱之局。吾儕見此，不但解除了南京將有政變之疑慮，并敢信對日外交僵局將從此開始被打破。

惟所謂「求之在己」，此時雖未便追問究有何具體方案，應已在確定其方向中。據本日北平晨報載汪精衛氏對各記者詢問各點之答復，中有「……抵制日貨，非因滬事而起，實因東北問題而生。此事人民有自由權利，政府既不能干涉，亦不便干涉。關外義勇軍亦應加接濟。此可為諸君告者。」幾句話。特別提及抵制日貨與接濟關外義勇軍，自然不見得便是說我們的新方針定後專賴這兩種方法來運用，但如果在不久之將來政府無其他宣示或行動足以証實此「求之在己」之說話，我恐怕人民將疑政府本就沒

有新方針，只是一時興奮，隨便說說而已。

至少在表面上，政府還沒有已經確定的新方針。但最近羅外長對記者說過：「現在我國雖未對外宣戰，而實際已陷于戰事外交。山海關問題，關係東北全部，不僅是山海關一地已也。我們決定根據原來精神前進，設法謀一出路。」他又說：「去年九月到十二月間，國聯議決日軍應退至南滿附屬地，而日軍反進攻黑龍江。今年三月，國聯議決上海撤兵，其結果適相反。而所謂九國非戰公約及五國照會，最後之效力又將如何？上海方面因抵抗之故，藍博森詹森等乃得調停簽字撤兵協定。故無論至何地方，完全在自己靠自己。」從這幾句話看起來，又似乎外交當局確有了深刻的認識與強固的決心，並非一時興奮，隨便說說。

在此彷彿已經有了對日新方針，而又若尚未作較具體的決定之當口，此新方針之實質究應如何始能收不喪權辱國之實效，乃一極關重要之問題。依我個人所見，確定此新方針應着眼于下面幾點：

第一，此新方針之實行應能收振奮國內外民氣之效。

第二，此新方針之實行應能轉變國際視聽，增強國際

間對滿洲事變之注意。

第三，此新方針之實行，其本身應能稍抑日本之野心。

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，北方受刺激較深，故民氣亦較激昂。一二八事變發生之後，南方受刺激較深，故民氣亦較激昂。自一二八事變轉移了全國人之視線到上海後，東北事件之深刻映象逐漸磨滅。自上海撤兵協定成立後，南方民氣亦逐漸銷沉。到了今日，關內已無復民氣可言。關外在日本軍閥運用傀儡政府橫施壓迫之下，民衆之憤慨蓄而未宣，其潛力亦甚大。但若關內不爲援救，久之亦將轉生失望。因爲但見敵與賊壓力日增，未見同胞奮臂興起，結果亦惟飲泣吞聲，消失其抵抗力而已。故在今日，若非全國一致作有組織的動作，足以重振關內民氣，維繫關外人心，東北失地決無收復之望。汪精衛氏在對記者談話中特別提出抵制日貨與接濟關外義勇軍，殆已有忱于民氣銷沉，國將淪亡之大禍。但在整個緊張的空氣籠罩之下，抵制日貨只是國人之無組織的極散漫的動作而已，其效力甚微。證諸歷次抵貨運動一遇空氣稍緩和即弛懈下去，應知信有是理。無整個的聯絡與指揮，而徒給予零星的接濟，關外義勇軍亦終將因勢力分散而處處受挫。此二事在民

氣已振奮起來，并有一種舉動使此振奮的空氣瀰漫于全國之時，行之始有效。並非由此二事之實行即能振奮民氣。其間因果關係不可倒置。

日本軍閥乘世界經濟凋弊，西洋列強方法全力于本身及彼此間矛盾之解除之時，謀攫奪滿洲，國際間對此非不重視。但因不能分心力到此，故取延宕主義，冀由時日之假與徐謀傳統的對華勢力平衡政策之保持。日本軍閥亦知時間要素在其併吞滿洲之計畫中有戰略上的價值，故邇來於經營滿洲極其激進。事已如此，中國欲以一國力量抵抗日本侵略，自然是萬無此力。不能不引他國力量相助。但他國力量適在此時不能東顧，若中國自己不能掙扎一下，勢將立遭摧毀。故時間要素在中國之抵制日本中亦有戰略上的價值。不審惟是，中國若真能在此時掙扎一下，必且在轉移視聽中促起西洋列強對遠東事應注意力之尖銳化，而縮短其延宕時間。國聯調查團將提出之報告書當然全是理智的，欲其憑此而採取行動，尙須授以情感的推動。中國若能於此時奮發對付強敵，對於世界人類之情感自必有大大刺激。故此時必須有一種舉動，其實行能轉移世人耳目，增強國際間對於遠東危機之注意力。政府當局對於此點，似亦有了相當的認識。若是不然，何以難外長告訴記者？

從軍記

盛成

有一天晚上，大家都圍着一張圓桌子，垂頭喪氣，如同家裡死了父母一般，你看着我，我望着你，悲鴻也不畫畫了，次彭也不寫劇了，濬昌也不出診了；唯有我，將桌子一拍，叫道：「我走了！……中國是有希望的！……中國的希望，在十九路軍之敗，不在十九路軍之勝！……」這恐怕就是國聯特委會開會的前一天晚上，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的晚上！

三月十六日下午我就乘平浦車南下。當時送行者，有悲鴻及同學多人。同車者，有左舜生王造時。車中談了不少國事，而他們都說沒有辦法。十八日到京，見了我的老師歐陽竟無先生。他對我說「要打！」又見了十九路軍的領袖陳真如先生，他叫我到前方去看看。這可說是我從戎的開始。

二十一日，我就搭法國參贊的專車，到前方去了。當晚，車停蘇州站，夜半宿在車中。寒山寺有華僑義勇軍駐紮，鐘聲是聽不到的。第二天早上，見着美國參贊。他的

階級，雖比法國參贊小，他的態度，却比法國參贊好。正午，車抵正儀站，我同鄧參謀下車，到十九路軍總指揮部（自從真如退出，就駐在正儀）。他去請示，是否帶法參贊，到前綫去。我去送禮，將凱馬爾送我的肖像，轉贈把蔡廷楷將軍。并請求入伍。蔡將軍適在蘇州博習醫院休養，未能見面。

總部不讓法參贊去前綫。因為大家懷疑他，實在他那種半拿翁半婦人的態度，令我都懷疑他後面有鬼。商之至再，我們陪他一同到太倉去視察前綫。由總部交通處預備了一隻小火輪。我們由崑山下車，乘船去太倉。在前方服務的童子軍以及交通處唐處長都來接我們。冒充唐處長，到有一點像李石曾，不過唐處長，帶的是軍帽。

兩個童子軍，兩個兵，陪我們到太倉去。一個童子軍，是雲南人，他來前方服務，已經一個多月了。另一個能說法國話，他曾在上海法文學堂念過書的。這位法國參贊，就想在他嘴裏套實話，這個孩子，調皮得狠！他怕他是偵探對他談戰事的經過，日本人怕死。兩個兵不是廣東人

，是山東人，從前都是在馮發奎部下的。

船到了太倉，軍士排隊來歡迎法參贊。進城，經過三月四日日本飛機炸毀的兩座樓房。破瓦搖搖，特立在城市的中心！太倉縣長趙恩鈺，是我朋友趙壽人的姪兒。壽人回國的時候，他的通信地址，是上海趙恩鈺轉的。忽然想起此事，前方談到故人，格外的親熱！趙縣長就留我住在太倉。同時他介紹我張團長吳營長。那個法國人，也狠想同我一齊耽擱在太倉。總部不許可。假如日本人來進犯，我們不能負責。他狠羨慕我是一個中國人。

西洋鬼子去後，東洋鬼子來了。太倉逼近瀏河，由嘉定到太倉又有汽車大道。天天有日兵來犯，時有機關槍與「三八四」大正十一年所造新式槍的小接觸。最痛快的一次，要算四月二十一日那天，我軍第六團與敵軍第五十聯隊在太倉朝陽門外新木橋附近的接觸。霹靂之間，那些既笨且重又無經驗又不善跑的日本兵倒下了好幾個。日本人倒不還手，他們趕緊來搶死兵的屍首。我軍見他們來奪屍首，又開槍，又打死了幾個。我軍奪回敵屍二名。一名武田利久，一名北澤竹一。同時奪回許多戰利品：鎗彈，軍裝，種種。在日兵屍內，搜出符咒多件。上書有「武運長久御守」「御守護」「正位松尾稻荷御守」「陣中守護」

黑本尊御影」「南無妙法蓮華……」「捨捨捨捨」等等。上畫有神像，佛像。兩三角交叉之五角，米字形的雙十交叉等等。千奇百怪，迷信之至！

張團長君嵩，是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七十八師一百五十六旅第六團的團長，也就是閩北最先抵抗，吳淞最後退出的張團長。他有二十多天不曾睡覺，喜歡與日本人在槍林彈雨中來週旋。吳營長履遜是第六團第三營的營長。駐在太倉東門外。少年英俊。他要機關槍，就到日本人那裏去拿，他取回了「三八四」，沒有子彈；他說後頭沒有，前面藏的很多；不要怕，你們跟我取去些來！

我同一張一吳，談了三天。他們教我去見翁旅長。他們說：「我們十九路軍，只有翁旅長。你不可不去看他。并且我們希望你不要離開了十九路軍。」第二天，那個法國人又來了。遂帶了他出東門去看。東洋人見了西洋人，也不客氣起來開了許多槍。法參贊駭得面白如紙，真是個白色人種！他跪在地上，好像祈禱上帝一般。我們動也不動。回城之後，他反說，這槍好像是中國兵開的，專為來駭他的！

三月二十四日，我離了太倉，去唯亭看翁旅長。過崑山，路上行的，都是軍人。聽說四十七師來時搶，八十七

師八十八師退時也搶。我在浴堂，得識十九路軍六十一師一百二十一旅的旅長張勵安儼人。

第二天，我見了翁旅長。他駐在距離唯亭北六里許的肖涇村。他的旅部，藏在竹林深處。我到的時候，他正在那裏和人謙禮。他不肯收慰勞品。你去我來，那巨大的長影，遊來逛去，這就是隘口英雄翁旅長麼？

翁旅長名照垣，是一個怪傑。他見了我的時候，也不會說話，他說：「好了，你就住在此地吧。……我們分頭進行……你有沒有決心？」我就住下了。他不說話，我也不說話。你研究我，我研究你。

軍中的生活就起頭了。我住在一間村屋裏。一早即起身，八時早餐。下午四時晚餐。一天吃兩頓飯。在這個期間，我曾請假幾天，回家葬我的慈母。四月十日，我又回前方。翁旅長給我三十塊錢叫我到蘇州去做軍衣。一天就做好了。我於是乎武裝起來。翁旅長給我一根武裝袋子。我出進的時候，衛兵也向我行起禮來了。

當時，有許多義勇軍，附屬於一百五十六旅，翁旅長同我討論訓練義勇軍的方法。他的意思，想叫我做政治部主任。並且說政治部的權限，在軍事之上。義勇軍好比憲兵，能管軍隊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同副官長，騎馬到唯亭

上海各大學義勇軍去訓話。大家非常歡迎！後來我又到鐵血軍去訓話，結果都不錯。

翁旅長因想恢復十九路軍隨營學生義勇軍訓練處，令我到南京巡練總監部去備案。四月十六日晚間，他與我在月下竹林中比肩閒步，談了一夕話。十八日早，到京見陳真如。我那次見他行軍禮。他很發怪。他上次見我之後，曾有信給我說：「茲擬具介紹函，并派陳德光送先生，往十九路軍見名將領。敬希先生盡情指導。如軍中未便展懷抱，請回京，俾得承教為幸！」他的介紹函，我不曾用着，陳德光先生，我不曾見着，十九路軍的名將領，我不要見；我狠願同下級軍官與士兵在一處，請他們盡情來指導我，這次回京，却拿來一張呈文，要請他幫忙恢復軍政部所取銷的十九路軍隨營學生義勇軍訓練處。我藉了這個機會，向李任潮行了幾個軍禮。請他將訓練處快快批准了。可是款子無着，我又見了朱子橋將軍。那時他正在南京。

四月二十四早起，辭別了朱將軍，回唯亭。在車站遇着了翁旅長，報告一切經過，同回旅部。旅部已由肖涇村遷入鎮內區公所。政治部在旅部隔壁民房中成立。上海各大學義勇軍駐唯亭鎮中心小學，上海市民義勇軍，駐城隍廟。南京鐵血義勇軍，駐下塘米棧。醫務處在民衆教育館

。每日五時起身，五時半上操，日間工作。在各隊部調出同志來，作政治工作。政治部，分：教育，設計，社會，編纂，四科。政治部工作，注重在識字運動。并擬請陶知行湯茂如俞慶棠高踐四諸先生來，主持此項運動。社會科分宣傳與組織兩股。其目的在使軍民一致團結起來。五月一日下午四時，在唯亭中心小學，開識字運動籌備委員會。出席者有翁旅長唯亭王區長公安局長，農會長，商會長，維持會，民衆教育館，各團體代表，及無錫民衆教育學院俞慶棠先生。

五月四日，開唯亭民衆大會。情勢極其緊張！因明日即中日協定在上海公布簽字之期。當時全場大聲疾呼「打倒某某某！」打倒賣國賊之聲浪，大半從農民與市民口中吐出來。而這個大會的影響，使我們一切政治工作，立時停止，七十八師調往後方的消息傳到了。政治部因改爲組織科。

可是軍民合作的唯亭公共體育場以及唯亭公園，皆落成了。蘇崑路也在那裏繼續的築下去。還有那些軍民合作而成的戰壕，也可以說是現代新民族合力同心的大建築！五月十七日，我病了。張醫官來代我打注射針。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偕同翁旅長及丘參謀長來看我的病。同時

談了許多關於義大利的莫梭利尼以及土耳其的凱馬爾。第二天調防無錫。我以爲我的任務，已告一段落，向翁旅長求去，仍回北大教書。翁旅長說：「不好，等義勇軍結束了，你再回去不遲」。軍中是不能隨便退選的。軍隊開拔之前，翁旅長即招呼大家，將老百姓的東西交還了，再走。駐的地方，酒掃乾淨了再走。一齊整隊到車站。唯亭民衆全來送行。高呼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「十九路軍萬歲！」我帶領了武裝同志，回答他們道：「軍民一致聯合起來！」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「唯亭民衆萬歲！」中華民國萬歲！」

十八日下午一五六旅，到無錫。旅部，駐惠山楊公祠。第六團團部駐第二泉。義勇軍駐至德祠，廉祠，張祠，鄭宗祠，黃家祠。二十日下午，偕翁旅長到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去參觀。高踐四院長請翁旅長向學生演講開北與吳淞二役的當時情景。翁旅長說：「我們十九路軍，自從江西出來以後，就抱定了宗旨，不參加軍閥混爭的內戰。當時的口號，是將槍口向外。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，全路軍官，莫不以抗日爲職志。當時七十八師警備淞滬。一五五旅駐龍華市北新涇和真茹一帶。敵旅（一五六）擔任開北與吳淞一帶的警戒。當時倭寇猖獗異常！上海市政府已經

接受日牒，限本軍當晚撤退。當時上海各團體代表，來要求抵抗，並對我說守土有責，不能撤退的一番話。我答復了他們：「軍人的天職我是知道的！」晚六時中央派憲兵第六團來接防的時候，我說：「今天晚了，明天再來吧！他們走後我召集軍官訓話，激動了他們一番。到了夜十點鐘，忽然聽見日本兵吹集合前進的信號。那時張團長吳營長長丘參謀長一齊都在旅部裡。我們在日本狼久，所以深知這信號的意義。我立刻就下令叫各隊去目的地。同時報告師長當時情形。十一時三十分，日軍陸戰隊六千餘人，在野軍人三千餘人，由鹽澤指揮，以天通庵車站為根據地向我第六團防線猛衝。右自虬江路口沿寶山路實源路橫濱路，左至青雲路等處。放火燒商店，手榴彈從屋頂落下，同時鐵甲車裝甲車，掩護步兵向我進攻。我軍沉着應戰，毀鐵甲車六輛。然後肉搏衝鋒，將敵完全擊退！倭奴不支大敗。要求停戰。我軍氣極盛！誰願意和他停戰！廿九日又打他一個痛快！這是第一次閘北之役。二月四日，吳淞方面吃緊。敵軍集中海陸空軍猛烈的炮火，多量的轟炸，掩護步兵渡河，想佔領我吳淞炮台。台上官兵逃走了！那時我奉了總指揮部的命令，率第四團兵力抵抗。七日，敵又來攻。鐵甲車十四架掩護步兵千餘人，由軍工路

向吳淞前進，被我第四團第三營迎頭痛擊，敵不支退了。

二月八日蘆溝之役，是非常奇怪的戰事。一五六旅第四團第三營第八連連長趙金聲以一連之兵，抗敵一營之衆，血戰經日，倭寇大敗而逃。奪獲戰利品很多。可惜趙連長於二十一日陣亡於吳淞，他是你們貴省泰興縣人，曾畢業於南洋中學。二十一日，那天，敵機多架來炸吳淞。同時放火。敵聲徹夜不絕，對面談話都聽不到。敵人一見煙火即開炮轟擊，陣地隨築隨毀，敵艦五艘會同飛機，轟炸炮台。我們不能還擊，因為看不見描不準目標，被敵人煙幕彈迷蔽住了。而且我們發去一炮，要受回來十炮。我們的炮，是李鴻章時代的炮，人家的炮是歐戰後的炮。我們遂停止用炮還擊。二十二日下午四時，上游來敵艦四艘，南來五艘；又向我炮台射擊。歷三小時，炮台完全被毀。敵人以為我軍盡沒，大舉前進，被我忠勇將士，從轟不毀的戰壕中衝出反攻。一當百，百當萬；槍彈完了用刀，刀折了用手，手斷了用牙，打得倭奴血花流水，奪獲戰利品極多。俘獲敵八師團營長一名，軍旗數面，機關槍，步槍極多！極多！此次我軍戰略，非常奇異。陣地成蜂集式，以備死守。敵人前進的時候，就被我忠勇戰士撲滅。後來，我奉令由吳淞退出。這是三月三日，我們孤軍由吳淞繞道嘉定，

直迫灤河，與敵激戰。敵人驚奇，不可言狀。至此敵軍不敢越雷池一步。」翁旅長最後的結論說，「我們所有的是氣，我們所沒有的是器，假如這次我們與敵人換了武器，再來交手，那最後之勝利，一定是我們的！」後來我問他何以抵抗的。他說：「當我到土耳其新安柯納的時候，我想這整個土耳其，尙且能抵抗！將來我們中國的希望，一定是無窮的！這次在閘北，我回想到安柯納。」丘參謀長對我談到游擊戰術。什麼叫做化零爲整，什麼叫做化整爲零。十九路軍的兵士，至少要能爬山跑路。集合令下的時候，一個，十個，百個，千個，一齊集合起來。處處都看見來的是人。巷戰的時候，房子裡，屋頂上，窗洞口，地道間，處處出來的都是人。解散令下了之後，一個人也不見了。蔡軍長招新兵的時候。問話：「你會跑嗎？你會揮手榴彈嗎？你會瞄準嗎？」合了他這三個條件；不問他辦法好不好，就是一個好弟兄。

有一天，我同一位弟兄，談起這次戰事。并且談到八十七師八十八師以及王賡的獨立旅。他說：「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到前線後，擔任左翼軍，王賡獨立旅隨七十八師於十二日即參加作戰。第五軍綽號「御林軍」，鎗械服裝非常燦爛。同我們「花子軍」真是比不得。他們可惜沒有作

戰的經驗。作戰的時候，老兵帶新兵，一鼓愛國的勇氣，向前與炮火交戰。三月二十二日那天，廟行鎮之役，八十八師右翼，被敵人衝破。八十八師自十九，二十，二十一，二十二，一直到二十三日，陣地被破壞得不堪，官兵死亡又極多，旅長受傷，營長陣亡，傷殘太甚，敵人探知我軍的弱點，在小場廟與廟行鎮間，施行極劇烈的猛攻。王賡獨立旅陣地動搖，傷亡甚大。由十九軍六十一師七十八師先後往援。敵受大創而退，敵死傷近萬人。遂增加四個師團作戰。（第十一，十四，第一，十六）第四個司令白川來了。復行向我左翼軍，施行極猛烈之轟擊。三月一日十二時左右，八十八師正面，被敵攻破，敵人乘隙而入。又灤河以西，楊林口七了口一帶，有敵軍十一師團登陸，八十七師抵抗不住。正面作戰部隊，又不得不抽調趕赴灤河迎擊。敵人死力突擊正面。支持至晚，八十八師正面，又被敵突破。援軍四十七師，在後方不肯前進，反而搶起來了。爲避免全線被敵包圍起見，所以退到第二道防線。」

因此我做了一付輓聯，輓廖抗日陣亡將士：「雖說勝而敗，終當敗而勝！與其生中死，不若死中生！」五月二十日，蘇州追悼大會，可說極一時之慷慨。此次十九路軍陣亡將士之統計：（根據追悼會刊）六十師官佐二十九員。

(內營長一員) 士兵三百五十名。六十一師官佐四十四員。(內營長一員) 士兵七百六十四名。又生死不明失蹤士兵一百三十一名。七十八師官佐四十六員。衛旅三十三員。(內營長一員) 翁旅十三員。兵士一千一百七十人。黃旅各半數。又十九路軍補充團官佐一人。士兵十七名。及隨營義勇軍死難烈士十六人。第五軍未詳。十九軍方面，共死兩千五百多人。

另外受傷的六千多人，根據上海管理傷兵委員會的統計：受傷一處者，百分之四十一。受傷二處者，百分之三十。受傷三處者，百分之十七。受傷三處以上者，百分之十二。又傷頭部者，百分之二十。傷手部者，百分之三十。傷脚部者，百分之二十。傷軀部者，百分之三十。又子彈從正面射入者，百分之八十五。從側面射入者，百分之十。從後面射入者，百分之五。又中連姆達姆彈死者，百分之六十三。——這個數目，不可不記得，這是國際公法的統計。——中炸彈死者，百分之十一。中普通彈死者，百分之九。

十九路軍奉調入閩，義勇軍之訓練團經費無出，提前

辦結束。三月來的經費，完全由贖五元一月的士兵，捐了三元，來維持的。我借翁旅長到京，見陳部長真如，又獨往滬，見朱子橋將軍。似辦得具體辦法。六月十日義勇軍在無錫教育學院行畢業典禮。蔡軍長沈師長區師長均親蒞會，儀式極其隆重。同時舉行閱兵。還有一部決心到東北去的義勇軍，仍留在十九路軍。一部決心去學飛機及製造槍炮，——女同志很多——隨翁旅長到福建去！

這次，我去前方，共時三個月。這三個月之中，是我進了社會研究院去讀書。我現在能不能畢業，就看新的環境能不能讓我畢業。然而中國的希望是無窮的。何以故呢？救國必先起信。凱馬爾有達爾達賴爾及西瓦斯之起信，遂有東路毗南兒之偉功。翁照垣有安柯納之起信，遂有開北吳淞之抵抗。黃帝子孫今日當有十九路軍之起信，中國前途必有無窮之希望！因為「信」這個東西，是原動力的原動力！沒有信，地大不大，物博不博，人多不多，萬人萬義，無共同之單位，有希望是沒有希望的。所以我的結論說：「救國起信！中國民族，在一切其他民族之上，它的希望是無窮盡的！」

北平 六月二十三日

結束訓政的時間問題

經農

當楊端六先生在國難會議提議，「如期結束訓政」，並於憲政實施以前先設「中央民意機關」的時候，凡連署他的提案，或在會場中贊成通過他的提案的人們，對於結束訓政的時間問題，都經過一番慎重的攷慮。當他們攷慮這問題的時候，並沒有把自己認作「政府派」，就糊亂地贊成此案；更不敢因自己不在政府裏任事，便對於實施憲政的主要條件一概不問，主張立即取消，或提前結束訓政。我們不能認贊成此案的人都是「政府派」。老實說，政府中人未必都贊成此案，也未必人人都認清此案重大的意義。現在把他們贊成如期結束訓政的理由，約略述在下面。

(一)什麼叫做「如期結束訓政？」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，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政治報告之決議案，聲明：「過去十七年間，本黨經歷軍政時期，負建國大責，其主要工作為掃除政治上之軍閥官僚及社會上之一切障礙；今後本黨入於訓政時期，受治國之重託……實行治法於全國……培養政權所賴以行使之國民。」根

據這個決議案，訓政時期實於民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開始。又同年六月十五日國民黨第三屆二中全會通過訓政時期之規定案，內稱「訓政時期規定為六年；至民國二十四年完成。」所以「如期結束訓政」就是限政府於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廿七日以前完成訓政工作。有人說，建國大綱規定訓政六年，國民政府已成立五年，所以訓政應於明年結束；有人說，訓政時期尚有四年，都是意揣之辭，沒有查過案卷的。建國大綱只規定：(一)「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」則為該省憲政開始時期；(二)全國有過半省分達到憲政開始時期，則開國民大會，決定憲法；(三)憲法頒布之日，即為憲政告成之時，全國國民，依憲法舉行大選舉，國民政府於選舉完畢後三個月解職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。在建國大綱裏決找不出六年的期限來。

(二)我們所希望的憲政究竟怎樣？現在大家雖希望早日實施憲政，但對於憲政的內容，大家並沒有詳加討論。所以憲政實施的準備，到底需要多少時間，也沒有細細計算。我們暫且把孫中山先生所希望的憲政，借來作我們

的標準。他說：世界各國最近百餘年來爭民權所得的結果，不過是一種選舉權和被選權。我們所主張的民權和歐美不同。吾們要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。（民權主義第四講）根本辦法，要把「權與能分開。」換句話說，就是人民行使政權，政府行使治權。在人民方面，要有四個大權，就是選舉權，罷免權，創制權，複決權。在政府方面要有五個權，就是行政權，立法權，司法權，考試權，監察權。「用人民的四個政權，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，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。」如果我們接受中山先生的主張，認為我們所希望的憲政是一種「全民政治，」真是「主權在民」或「由人民行使政權來管理政府」的治權，「那末在實施憲政以前，必得使人民受行使政權的相當訓練。這種訓練的最低限度，應該包括（一）實施鄉村自治，給人民以實地練習行使四權的機會；（二）普及民衆教育，使人民個個識字，並略具公民常識。這兩件事體舉辦起來，最低限度，需要多少時間，我們應該加以考慮。

（三）爲什麼不立即取消或提前結束訓政？因爲實施憲政以前，人民須受行使四權的訓練，所以必須經過相當的期間，從事準備。江蘇教育學院院長高踐四先生，根據

他在無錫黃巷實施民衆教育所得經驗，明白告訴我們，要使一個鄉村的民衆，了解公民應盡的義務並不漠視自身應享的權利，至少非有三年以上的訓練不可。同時據教育界普通的估計，中國人民年在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，尚不識字者不下二萬萬人。此二萬萬人既不識字，不但無法行使創制，複決諸權，就是選舉票也寫不來，怎能和憲政發生真切的關係。如果大多數民衆與憲政不發生關係，所有政權只從一部分少數人的手裡，轉移到另一部分少數人的手裏，那裏算得真的全民政治！

有人說，中國十六歲以上的人雖然尚有二萬萬不識字。但國內已有八千萬識字的人。假若每個識字的人負責教三個不識字的，在最短時期內，就可使全國人民人人識字。這個意思，自然不差。不過識字的人多半住在城市裏，不識字的又多半住在鄉下。城裏的人不能天下鄉去教學；鄉下的人也不能天天上城來求學。所以雖用全副力量，推行識字運動，從城市逐漸達到鄉村，三年之內至多使全國民衆百分之六七十識字。照蘇俄的經驗，一九二〇年全國有百分之三十一識字，至一九三〇年識字者增至百分之六十二以上，今後三年之內能否使全國人人識字尚屬問題。我國實行憲政，至少也須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民能够行

使政權才行。要達到這個目的，無論如何加工，非有三年以上的時間不可。我們限政府如期結束訓政，所定的期限已經非常的短促了。

(四)政府在今後三年內應負的責任如何？在過去的三年中間，循環不息的內戰，加上西北的旱災，南方的水患，弄得羣盜如毛，把農村經濟的基礎，破壞淨盡。政府的力量依然集中於用兵平內亂，對於訓政工作，實在沒有什麼好成績。此文的目的不在非難已往，而在督責將來。今後三年之內政府所負完成訓政的責任，不宜再行忽視。內政部對於促成鄉村自治，俾人民有實習行使政權的機會；教育部對於實施成年補習教育，使人民明瞭公民的權利義務，不再放棄應盡的責任；都應該規定日程，逐步進行。換一句話說，內政部的責任，在督促各省民政廳及縣長使全國鄉村都有精密的組織。教育部的責任在聯合各省教育廳及市縣教育局，努力推行識字運動及公民教育。最應注意的一點，就是專有組織，而無訓練，則一切組織，皆將官僚化，設些村長，區長不過等於增加幾個小官，轉使人民多一層隔閡。必須用教育的方法，供給人民一種原動力，使他們自動地組織起來，共謀村的改進。前兩年訓政不見成效，就因專在紙上做工夫。上面只發通令，下面只

做工作報告，雖說得天花亂墜，事實上於大多數民衆毫無影響。

現在國內大多數的人民，知識實在不夠，切實的訓政工作實在少不得。日前偶然與梁漱溟先生談到現在北方鄉間的婦女依然人人纏足，假若不訓練他們，使他們得到相當的知識，便給予投票之權，他們一定投票反對禁止纏足。纏足不過是一個例子，此外民衆應受訓練的地方正多着呢。民國十二年以前中國憲政的失敗，根本原因就是民衆缺乏訓練。今後真正的憲政能否實現，全看大多數民衆有無受訓練的機會。政府對於結束訓政，如有誠意，此時就該切實做些工作。人民如果真正希望憲政實現，也應該容許政府再有一些訓練民衆的時間。不過從前訓練民衆的方法不很切實，專從利害着想，不從教育入手；在民間樹怨極多，而積極的建設工作甚少；以後必須設法更張，始能收效。此後三年的訓政成績，政府再不能不負責任了。

現在國內從事政治運動的人們，對於民衆的態度可分三種。第一種是高談憲政，而對於訓練民衆的工作漠不關心。第二種對於民衆只知利誘威迫，驅使他們作消極的和破壞的工作，而不注重知識的培養和積極的建設。第三種則認明全民政治的基礎必須建築人民之知識上。若不從教

育下手作一些切實的預備工作，而空談民意，則其結果不成爲一種滑稽劇即成爲一種悲劇。『有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，苟爲不蓄，則終身不得。』中華民國成立已二十一年，而國基終於飄搖不定，憲政終於大多數人民不發生關係，徒見政權在少數人手裡轉移，弄到國力日益凋敝，到

處都像『積薪厝火』岌岌不可終日的樣子。其根本原因，都爲了民智不開，所以民權不能鞏固，我們覺得這不滿三年的真正訓政，是斷斷少不得的。大家督責政府切實做些訓練民衆的工作，替憲政立個比較可靠的基礎罷。

「定縣見聞雜錄」正誤（通信）

適之先生：

獨立評論第四號有濤鳴先生的「定縣見聞雜錄」一文，其中有幾點錯誤。

一，原文說：『城內有一條馬路，是平教會提倡修築的。路旁另外有一條大車路。據車夫說，這馬路當初是很好的。不過近二三年來，定縣駐了許多的兵，他們用大車來運軍需，都是不走大車路而偏要走馬路，所以現在這一條路已經壞的不堪了。』按：定縣城內的馬路，原不止一條，不過有的因爲「路旁另外沒有大車路」，所以壞得更早，更不堪了。這馬路是否平教會所「提倡」的，我不知道其詳；我只知是去年春夏之交，吳縣長家駒任內，由縣政府用某項捐款「修築」的。修築的動機，據說是因為那時

張副司令要想到定州去參觀平教會，所以加緊興工以便交通。這馬路修好以後，好事者曾改總理遺教以贊之曰：『

修治道路，以便交通；便交通，以妨碍民行。』因爲定縣的「民行」多用大車，而馬路是禁止大車通行的。其後大車解禁，馬路乃壞。自石友三戰敗後，定縣方面駐了許多的兵，於是連這條「路旁另外有一條大車路」的，也壞的不堪了。屈指算來，這馬路的壽命不過一年有零，那有「二三年來」？車夫「途說」，濤鳴先生「道聽」，自不免有此錯誤。

二，原文說：『農民用油極省。用油的法子，是用鐵絲穿過一個制錢的方孔，把牠鉤住，然後把錢放在油裏。用油的時候把錢拿出來，放在菜裏。』這段話頗似小說中

的描述，而不像社會實況的記載。固然，「他們絕不肯把油從油瓶直接倒出來」；然而他們會用一個小小的油杓兒，把油間接的從油罐兒裡舀出來。以錢汲油的古怪法子，在街上挑挑兒賣老豆腐的還許用牠；當此制錢將絕跡的時代，牠絕不會普遍于一般農民的。

三、原文說：「南方人養豬，有的用廚房的廢物，沒有聽過用糞的。定縣人以糞養豬，無他，窮而已矣。」按：定縣人（同南方人一樣）養豬平時也是用廚房的廢物，而拌上些穀糠；到要殺牠的時候還給牠棒子或高粱糠兒劑吃。「豬的食料，一部分是人的糞」，不算是以糞養豬；狗的食料，一部分也是人的糞，也不算是以糞養狗。至于「豬欄（應該說豬圈）和廁所往往是在一塊兒的」，

乃是因為豬圈是糞類匯集之所，而養豬的目的之一，就是利用牠糞，以使諸糞調和；並不是爲的「農民出恭的時候，他的豬就在旁邊等吃！」清季，最新國文教科書的編者見北方人的食料，一部分是麥，便大書特書的：「南人食米，北人食麥。」二十年後，濤鳴先生見北方豬的食料，一部分是人的糞，又好像要說「南豬食穀，北豬食糞。」（豈真是：「南方豬強於北方豬……」）

這些錯誤都無關國家大事；不過因爲獨立評論是出版界有地位的刊物，深恐地理學家，民俗學家，生物學家，把它引入著作；尤恐數百年後的歷史學，考據家，據爲典要，故書此以辯之。

何容敬上 六月二十三日

注意：本刊第一號再版，現已印成。

時代公論

第十三號 六月廿四日出版

- 時事 教育經費獨立運動 (時)
- 述評 日本承認偽滿洲國以後 (秀)
- 陳紹寬之辭職與海軍 (達)
- 法院與法學院 (阮毅成)
- 憲政與今日應有之覺悟 (陳茹玄)
- 論改革教育方案 (傅樂夫)
- 物語徵 (通訊)
- 對陳委員果夫提「改革教育初步方案」的討論 (羅廷光)
- 中央大學經費獨立運動 (羅廷光)
- 從無錫到南京 (羅廷光)
- 白娘娘 (五幕劇) (五)
- 通訊 (關於「黨部組織簡單化」) (羅廷光)
- 孫佐齋 (羅廷光)
- 平凡 (楊公達)

本社叢刊之一張其明先生著人地學論叢現發行預約(價一元二角)定七月十日出版(出版後售價一元六角)